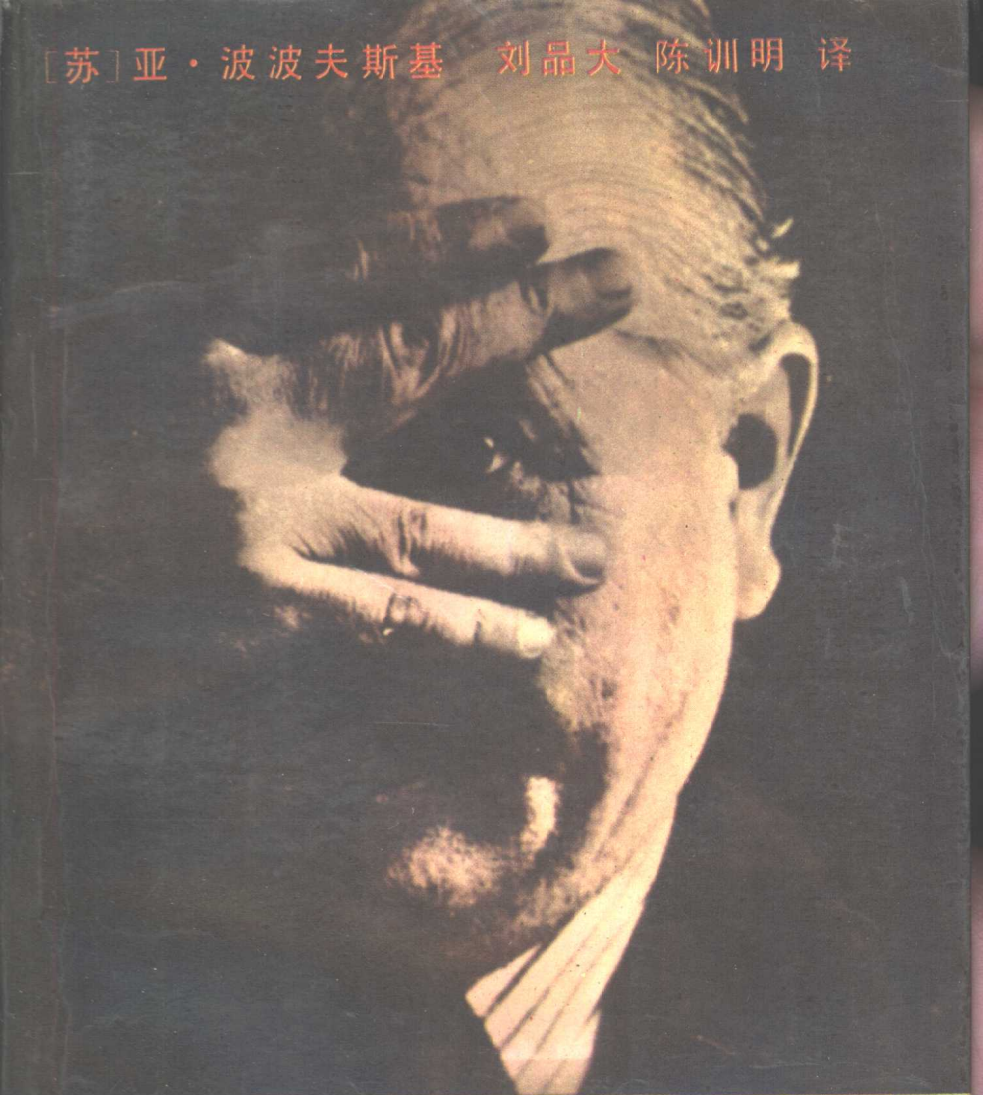


[苏] 亚·波波夫斯基 刘品大 陈训明 译



自杀研究者的毁灭

2.4
SHAYANJIU
HEDEHUIMIE

自杀研究者的毁灭

〔苏〕亚·波波夫斯基 著

刘品大 陈训明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自杀研究者的毁灭 ZISHAYAN JIU
ZHEDEHUIMIE

刘品大 译著
陈训明

责任编辑：刘德来

封面设计、插图：王笠君 何 武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2插页 119,6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1—11,8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1.50元

内 容 提 要

莫斯科法医学院助教鲍里涅维奇，在卧室内被手枪击中左太阳穴而毙命。现场表明，鲍里涅维奇系自杀身死。但是，鲍里涅维奇才学横溢，被公认为是法医教研室的最佳接班人，而且他正在热恋之中，事业和爱情，在他面前展现出美好的未来，他有什么理由要自寻短见呢？

经过一场错综复杂的侦察工作，终于查出了杀害死者的凶手，竟是他的女友、法医学助教吉娜伊达。这个凶残的女人，不但精心策划将他枪杀，而且还亲自剖解她男友的尸体，这一切血腥的罪恶是怎样造成的？读过本书，将使您找到确切的答案。

主要人物表

鲍里斯·巴甫洛维奇·聂斯杰罗夫 法医教研室助教

吉娜伊达·斯杰潘诺芙娜·普洛特尼科娃 法医教研室
女助教

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鲍里涅维奇 法医教研室助教

彼得·安德列耶维奇·柯洛科洛夫 法医教研室教授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鲁茨基 法医鉴定人

普拉顿·彼得罗维奇·柯尔涅托夫 检察员

巴霍姆·巴霍莫维奇 守尸人

普拉斯科芙娅·伊万诺芙娜 女化验员

10/10

第一章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早晨，寒风刺骨。一声沉闷的枪声从莫斯科的一幢石墙建筑物里传出来，随即消失在闹市的喧嚣声中。厚得出奇的墙壁，上过泥灰的十分坚固的地板和天花板，象城堡上的炮眼一样的窗户，还有橡木做的大门，将那孤零零的枪声吞没了。这幢房子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本来是莫斯科一个百万富翁的财产，后来拨给了女儿园的医院。

鲍里斯·巴甫洛维奇·聂斯杰罗夫被枪声惊醒之后，从床上跳下来，趿上便鞋，仓促中看到挂钟指着八点半。小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看完的书以及昨天晚上晚饭吃剩的东西。此刻，他将小桌推到旁边，披上睡衣，打开门，将头探出去。走廊上静悄悄的。他屏住呼吸，注意听了一会儿，朝隔壁的那套房间走过去几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几乎一丝不挂，又赶紧回到自己的屋里。恐怖感消失之后，聂斯杰罗夫觉得这一切都是幻觉，并没有谁打枪，很可能是自己梦见的。近来他曾多次产生过这样的情况：越来越爱做恶梦，醒来老是不能入睡，直到黎明时分才眯着一会儿。这些梦留给他的是一种心

烦意乱的感觉和一些纷乱的记忆，而且，它们又是那么折磨人，叫你不能不去回想。当年在战场上受的重伤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若是在以往，你简直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可是，这震耳的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呢？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一声枪响。他难道是在做梦吗？这层楼上还住着他的两个朋友：吉娜伊达·斯杰潘诺芙娜·普洛特尼科娃和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鲍里涅维奇，两人都是法医学助教。他们肯定也听见了枪声，可是都不见任何一个有反应。难道都还没有睡醒？恐怕是这样。过半小时就要上课了。他也该做准备了。无论如何，他还是得去喊醒他们，问他们是否听到了什么声响，然后说声对不起，这才放心。

走廊上光线昏暗，十分安静。鲍里涅维奇住的那套房间的门半开着，一道窄窄的光线从门缝里射过来，照在走廊的地板上。聂斯杰罗夫已经准备去敲门，可是一个不愉快的念头使他停住了脚步：助教会嘲笑他疑神疑鬼，过后还会把这件事在教研室里东讲西说。他正想回身往自己的房间走时，突然闻到一股硝烟味。聂斯杰罗夫推开门，顺着墙壁、天花板以及晨光熹微的窗户扫视了一遍。忽然之间，他倒抽了一口冷气：鲍里涅维奇伸开两只胳膊，僵硬地躺在沙发和写字台之间的地板上。他的右手握着一支左轮手枪的枪柄，他心爱的爱尔兰长毛猎犬蹲在他的脚边。

聂斯杰罗夫急忙走近前来，摸了摸脉搏。由于觉察不到生命的搏动，他又将耳朵贴在朋友的胸膛上。此时，他终于愣住了，无力让自己的目光从已经死去的朋友的尸体上挪开。死亡还没有改变死者的面容特征，但已经在上面打下了



自己的印记。前额和面颊显得比平常苍白；嘴唇略微张开，似乎话才说了一半便被打断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却黯然无神。这毫无生气的目光，混沌茫然，比他左边太阳穴上黑糊糊的伤口更能说明他已经死去。

聂斯杰罗夫看着没有喝完的茶杯，看着不久之前还在冒烟的大半支香烟，看着鲍里涅维奇刚写的几行字，他此时的心情，就跟人们在审视什么纪念品一样。他心不在焉地环视着这些伴随着朋友生前生活的东西。他真想抚摸一下那漆布面的讲义夹、老式沙发的靠背、吹笛牧女小瓷像。聂斯杰罗夫知道，在检察员到来之前什么东西都不能动，因此才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愿望。

多年以来，死尸的样子第一次使聂斯杰罗夫感到惊慌。他曾经看惯死亡的场面，长年的法医实践使他对死亡无动于衷。不管尸体解剖台上死人的长相如何，年岁多少，一般都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他看到的只是一具具濒于毁灭的机体，以及其中隐藏的致死因素。查明死因，这才是他唯一的目 的，也是死者亲属、检查员以及围在解剖台旁的法医学学生们所期待的。在聂斯杰罗夫的眼中，鲍里涅维奇此刻也不是人们所谓的死尸。正象柯洛科洛夫教授所说的那样：“这不是死尸，而是已故者。”对于他来说，鲍里涅维奇不是外人，而是亲人；不是已经死去，而是将在他的记忆和心中永生。只有那些在转瞬之间失去同学、同志和战友的人，才能够理解聂斯杰罗夫此时此刻的心情……

那是在一九四二年。命运使还在上大学的鲍里涅维奇和聂斯杰罗夫相聚在一支驻扎在顿河罗斯托夫市的部队里，在

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的老朋友安德列·克列诺夫的指挥下作战。鲍里涅维奇当时有三十一岁，而聂斯杰罗夫是三十岁。

在部队最艰难的一个日子里，被迫撤离占领的阵地之后，有人说，医科大学生鲍里涅维奇失踪了。消息在战士当中迅速传开。当天还看见他挎着轻机枪在左翼。莫非受伤或是牺牲了？指挥员下令搜索这一地区。

虽然鲍里涅维奇离战友们才几米远，可他们却没有发现他。他在撤退时耽搁了，后来避开敌人，带着两袋子弹偷偷溜进一个垮了顶的草棚里。他费了很大的劲才钻进草堆中，此时敌人的士兵们正在草棚前后来回走动，运送伤员和搬运物品。草棚旁边还坐着几个背着步话机的通讯兵。

德国人离去之后，鲍里涅维奇就爬到棚顶上，从窟窿里向敌人开火。点射的枪声一下接着一下，打得德国兵张惶失措。把两个子弹袋打完之后，鲍里涅维奇决定跑回自己的部队。他在草棚的破洞里看到：一组德国人隐蔽在谷地里，另一组则急急忙忙地撤走。他们假装撤退的目的，是想把克列诺夫的部队诱入圈套，予以歼灭。必须及时提醒战友们。

部队到处搜索，一直没有结果。于是，聂斯杰罗夫获得指挥员的允许，向敌军所在的方向爬去，希望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战友，把他从灾难中救出来。聂斯杰罗夫在离草棚几步远的地方找到了鲍里涅维奇，见他仍然挎着轻机枪，只是子弹袋是空的。他们正往回走，真想不到聂斯杰罗夫中了一颗流弹。他受伤后坚决拒绝帮助，“快回部队去，向指挥员报告情况……别管我，”他请求鲍里涅维奇说：“每一分钟

043530

都很宝贵，你若是要救我一个人，便会牺牲整个部队。”鲍里涅维奇没有同意。他给聂斯杰罗夫包扎好伤口，背着他，终于爬回了部队……

现在聂斯杰罗夫的朋友死了，他既无法去帮助朋友，也不能将死神从他身上赶走。

聂斯杰罗夫正准备打电话，以便将发生的事情报告值班检察员，突然想起了邻居吉娜伊达·斯杰潘诺芙娜。她肯定会听见枪响，因为她的房间与鲍里涅维奇的套间只是薄薄的一墙之隔。他敲了敲她的门，起初只是轻轻地，后来使用力敲，还拉了拉门把手。门是锁着的。聂斯杰罗夫将一只耳朵凑在锁眼上，听了一会儿，便回到自己的屋里去。这幢楼里显然再没有任何人了。他又拿起话筒，就在这一霎那间，他突然清清楚楚地听见有扭门锁的声音、轻巧的关门声和走廊上谨慎的脚步声。

聂斯杰罗夫一动也不动地愣在那里，心脏怦怦直跳，握着话筒的手变得冰凉。他的耳中嗡嗡直响。由于心跳的太厉害，他没有听清走廊里的脚步声是怎么消失的，也没有听见外面那道门的响声。

这时，话筒里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喂！喂！”聂斯杰罗夫这才清醒过来，记起自己刚才给值班检查员打过电话，于是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是鲍里斯·巴甫洛维奇·聂斯杰罗夫。发生了一起自杀……请赶快来……”

他确信自己已经将死者的住址和姓名报告过之后，才离开电话机。这时猛然想起应当去追上吉娜伊达·斯杰潘诺芙

娜，她肯定是赶电车去了。他听出了她那从容不迫的脚步声和皮鞋的响声。他去敲她的门时，她没有答应，而且象是悄悄地溜了，不同他打照面。那肯定是她，毫无疑问是她……

聂斯杰罗夫帽子也没戴便冲出门去。他知道女助教乘的是哪一路电车，因此，他一跑下楼梯，便在街上奔跑起来。他不顾街上的行人，不仅对他们的指责充耳不闻，甚至连警察鸣笛也装做没听见；警察威胁说要罚他的款，可他还是一个劲地朝前跑。现在离电车站已经不远了，完全能够赶上这一班车。

他在车站上没有找到吉娜伊达·斯杰潘诺芙娜，不由自主地朝沿街几家的大门扫了一眼，随后无精打采地走回家去。他走到自己的房间跟前，沉重地坐到凳子上。

疑惑的迷雾重又笼罩着他。他的神经是否已经不管事了呢？或许，那开门声，走廊里谨慎的脚步声，都是他病态想象的产物。他的记忆中浮现出以往夜间做的那些恶梦，以及头痛，他突然闪过一个想法：要是吉娜伊达·斯杰潘诺芙娜是在鲍里涅维奇发生不幸之前出去的，那她早就该在教研室里了——坐车去只要二十分钟。他看了看表：此时是九点差一刻，鲍里涅维奇已经死了十五分钟。

他一打通电话便听见了吉娜伊达·斯杰潘诺芙娜的声音。他小心翼翼地挂上话筒，当下又感到后悔：我可能是听错了，因为在电话里，人们的声音往往很相象。他又挂了一次电话，接电话的仍然是女助教。

人们总爱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包含着因果关系的必然律所制约的。然而，却难于说清楚，何以在这悲痛的时刻，

聂斯杰罗夫竟然无所作为，而只是收拾自己的床铺，清扫房间里的灰尘，并把书籍搬到桌子上……是什么使得他如此过细地刷洗床单上的污点，把一些笔记本放在桌上，又把另一些拿到书架上去呢？就算他被刚才发生的事情吓呆了、不能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事情，那他为什么又会想起要到鲍里涅维奇的房间里去呢？为什么他要在检察员到来之前着手画房间平面图、详细标注尸体的位置、并且把那些与他聂斯杰罗夫毫不相干的情况一一写在图纸上呢？为什么他最后还试图把那只狗尽可能引得离它主人的尸体远一些呢？

他在这里就跟在实验室里一样干得自信而又轻巧，象他平常那么有条不紊。画完平面图之后，他取来相机，先拍摄手枪，然后又凑近去拍太阳穴上的伤口。此时，门外传来电话铃声。话筒里传来法医学专家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鲁茨基很不高兴的声音，他问：“谁在什么地方自杀了？”

又过了一会儿，走廊里急促而又连续不断的门铃声中断了聂斯杰罗夫的工作。走进大楼来的是检察员、法医鉴定人和两名见证人。

无论是检察员还是鉴定人都很了解鲍里涅维奇。他们看了一阵摆在那里的尸体之后，皱着眉头相对无言。

鲁茨基首先镇静下来。他擦去眼镜上的霜气，眨巴着一双近视眼，拉长声调说：

“是啊……”

聂斯杰罗夫与鲁茨基在一个教研室里共事多年。他们与鲍里涅维奇一起都是柯洛科洛夫教授的学生和助手，教授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病理解剖学家。聂斯杰罗夫很喜欢鲁茨基

这个长得又瘦又高的同事，善良而又活跃的角色，爱开别人玩笑的能手，他沉溺于物证侦破技术的研究。

检察员普拉顿·彼得罗维奇·柯尔涅托夫慢条斯理地解开公文皮包上的带子，拿出几张纸放在桌子上。他那冷漠而又严峻的表情说明，他的记录中将写下这桩案件的悲惨情节。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鲍里斯·巴甫洛维奇？”鲁茨基问道，一边翻弄着放大镜、直尺和软尺。“您当时在家吗？”

检察员也在等待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目光表现出一种不满意与不耐烦的神情。看来，他是把自己来得太晚的原因归咎于聂斯杰罗夫。

“对，是在家里……可我几乎是一无所知。”

他说他是怎样被枪声惊醒，又怎样发现鲍里涅维奇的头部被打了一个洞，浸在血泊之中。

“您这是什么？”检察员突然指着聂斯杰罗夫手里的平面图，问道。

鲍里斯·巴甫洛维奇心不在焉地看了看那张画得满满的纸，微微一笑：

“不知道……这可能是出于习惯。”

“情况是不是这样，”鉴定人打断了他的话，“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当时就已经死了？因为您是马上就到这里来的，看来是这样吧？”

“对，对，是马上。”聂斯杰罗夫肯定说。“脉搏已经不跳了，死亡显然是在转瞬之间降临的。”

检察员又插进话来。他说话跟平常那样从容不迫，小心

谨慎，似乎担心使证人受到惊恐。

“您说，枪响的时候您正在睡觉，那您凭什么认定一定是在这里开枪的呢？”

鲍里斯·巴甫洛维奇觉得，这个问题本身以及提问题的语气都使他蒙受委屈，便决定不予回答。检察员本来可以说得委婉一些，要知道在他面前的是证人，而不是罪犯。

“你闷着干什么？”普拉顿·彼得罗维奇发起火来，打算向聂斯杰罗夫略为提示一下他打电话时的奇怪表现。“我可以把问题再重复一遍。”

聂斯杰罗夫耸耸肩膀，转向鲁茨基，似乎是想寻求他的同情；而后者正在干自己的事情，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

“我发现门是开着的，就往这里看了一眼。”他的声音突然颤抖一下，为了掩饰自己的惶乱，又补了一句：“我朋友的房间离我的很近。”

检查员点了点头——自然，没有谁争论这一点，接着又问：

“除您之外，这幢楼里当时还有人吗？”

聂斯杰罗夫想起自己对吉娜伊达·斯杰潘诺芙娜的怀疑，本来准备予以肯定的回答；但略一思忖，又含混地说：

“不知道。”

检查员不喜欢聂斯杰罗夫的回答。后者好象是怕说出破绽，或者讲出不该讲的东西。有必要小心谨慎的人就是这样说话的。普拉顿·彼得罗维奇装出一副对答复感到满意的样子；但沉默片刻之后，又回到原先这个问题上来：

“您好好儿想一想，这儿总共就住着您们三个人。”

聂斯杰罗夫失去了别人的信任，他的脸红起来，而且，就跟以往在难堪的处境下那样，脸上露出一种惶乱到极点的神色。

“除了我之外，谁也不在这里。”他想挽回检察员的信任。“这整幢大楼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大家肯定都出去了。”

聂斯杰罗夫此时恨死了自己，也恨死了检察员。他觉得检察员是在拿他开心，因而暗暗责备自己说话时的停顿不恰当，语气也不肯定。

鲍里斯·巴甫洛维奇与柯尔涅托夫早就认识，还多次跟他在一起值过班。检察员今年三十五岁，当过公证人，做过人民审判员，只是在不久之前才弄到法院检察员这个职务。由于他善于思考又富有才能，很快便掌握了这一门新的专业，弄通了预审侦查的细则和法规，能出色地起草起诉书。他的字迹清秀端正，一丝不苟，书写流利，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柯尔涅托夫评价证人和原告提供的材料、民警和侦讯处转来的报告时冷静而又公正，但有时也会让自己做出冒险的结论和推理。这种情况大都发生在检察活动暂时还限于抄写调查材料、审讯记录和物证研究这些范围的时候。而当命运高兴用流血和死亡的场面来考验他的意志和勇气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非常担心在出事地点看到某种可怕的东西，因为这会大大影响他的自我感觉，于是，便竭力不暴露自己的这种内心状况。

每逢这种情况，法医们都装作没有看到；检察员紧张地

拉开公文包的拉链，找不到自己的公文纸，然后又一个劲地削铅笔。

不太久之前，柯尔涅托夫揭露了一件严重的犯罪，人们在谈论这个案子时，都说检察员很有作为。大家都同意这一点：要不是他的脾气过于急躁、又爱胡思乱想，那他必定会飞黄腾达。

话说回来。此时在鲍里涅维奇的房间里，柯尔涅托夫向自己保证要鼓足勇气，不能有半点惊慌。他果真与往常不同，一直是在尸体旁边，还绕着它走来走去，甚至还看了死者的脸一眼。他意识到自己神态镇静，感到十分满意。就象一个因为逗得笼子里的小野兽发狂而乐不可支的儿童一样，他打算无尽无休地考验聂斯杰罗夫的耐性。

柯尔涅托夫看过尸体的外部情况之后，便开始把鲍里涅维奇衣袋里的东西一件接一件地掏出来。他仔细地检查了死者的衣服和桌子，又神气地环视房间一眼，察看床下，不时停下来研究某些细节或比较某些现象。记录本上是这样写的：尸体位于屋子正中，头靠朝院子的窗户。左手在身体倒下时压在背下，右手伸向桌子脚，掌心向上。无争斗痕迹。无任何现象表明曾有暴力行为及当时有人在死亡现场。地毯未移动位置。桌布被手抹平。收拾得很整洁的床上摆着一对拍得松松的枕头。梳妆台上，各种胶囊和易碎的化妆品几乎摆成一条直线。尸体外观无任何可疑之处：外衣扣子全部解开，领带结得很精巧；一头黑发从正中分开，梳得又光又平。

在尸体毫无表情的脸上、透进苍白光线来的窗帘上、玻